

狂

風

冬天的太陽，射出微弱的光輝，大地河山，顯呈出一片蕭條的景象。

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。大江南北農家的茅舍，冒出一縷縷的炊煙。斜日憔悴地掠過高峯，對欄臥江心的焦山，回眸凝視，移時晚景蒼茫，全宇宙都陷入深深的沉寂。

昨天晚上，立羣的母親就告訴他，新年快到了。家中已經開始忙着預備過年的東西。每人都縫一件新衣服。豬圈裏兩條豬已經牽一條去殺了。楊大媽像走馬燈似的，在屋走去一會拭桌子，一會打掃塵，一會作鹹菜，一會燻臘肉。她一雙手，個個指頭，紅脹得同

一把紅蘿蔔。她的鼻梁骨，因為常常發痧，早已捻得通紅。現在連鼻尖也凍紅了。

立羣看見天色昏黑，從大門口一直跑進廚房。

「楊大媽，飯好了沒有？」

「快了。」

「沒有好，我再出去玩一會。」

「天都黑了，還出去玩什麼？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到王伯母家裏去。」

「二少爺，不要去了，天黑，看絆交！」

「我纔不呢。」

「回頭媽媽要罵你。」

「媽媽纔不呢！」

立羣把下嘴唇一吮，回頭就跑到後院。看見花園的門，還是開的。花園的西邊，就是他推門進去，連聲叫：「慧英！慧英！」

慧英在樓上聽見他的聲音，立刻就像射箭一般地飛跑下來。

「你怎麼又來了呢？」

「楊大媽還沒有作好飯。」

「你餓了嗎？」

「餓得很！」

慧英不講話，對立羣遞一個眼色，搖搖手，立羣會意。兩人手挽手，輕步走進客廳。慧英在大沙發後邊，拿出一個餅乾筒子，取了四塊餅乾，再把筒子放好，給立羣兩塊，兩人坐在沙發上吃。

「慧英，你曉得要過新年了嗎？」

「我曉得。」

「你曉得還有幾天？」

「還有三天。」

「不對！不對！昨天二十三，送韞王菩薩上天，從今天算起，還有六天呢。」

「我曉得。」

「你曉得什麼？」

「我什麼都曉得。」

「呸！」

照立羣的眼光看來，世界上的事情，都是男孩子管的，只有男孩子纔知道。女孩子是天下最無用的東西，除了啼哭以外，什麼都不懂。但是女孩子有一個最大的好處，就是她需要男孩子幫忙。立羣常常覺得慧英很愚蠢，但是他喜歡同她一塊玩，因為慧英處處需要他幫助。

立羣今年纔七歲，他學會的本事，可真不少。他能夠爬上很高的樹去摘菓子；他能夠用窄布帶在江邊扔鵝卵石；他能夠發現像「棺材頭」那樣的蟋蟀；他能夠作彈弓來打鳥，雖然打不着，他也很得意。尤其是今年秋天，立羣進了小學，不久就會讀書、寫字、講故事、練洋操，更神氣得了不起。慧英也想讀書，她母親一時還捨不得她，沒有讓她上學校。

慧英暗中也佩服立羣的本事，但是立羣有時太驕傲了，慧英不稱贊他，有時還故意說兩句反對他的話。等到立羣氣走了，她一個人又寡寂，偷偷地哭了一陣，又跑過去找他。

「立羣，媽媽說，過新年要給我縫一件新衣服。」

「這有什麼稀奇？我的爸爸還要從上海替我買一件新大衣，一套新軍服回來呢！」

「我也有一件新大衣，可是我沒有軍服，我想媽媽一定會替我縫的。」

「呸！笑話！女孩子家穿什麼軍服？軍服只有男孩子纔配穿。」

「女孩子爲什麼不配穿呢？」

「因爲穿軍服就要打仗，你會打仗嗎？」

「我想，我也會打。」

「呸！你要會打纔怪呢！打仗就要殺人，你會殺人嗎？」

「我不會殺人，我也不想殺人。」

「你不殺人，別人就要殺你！」

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二舅舅。」

「就是那個長鬍子嗎？」

「就是他。」

「我不喜歡他。他那天一來，就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駭了一大跳。」

「他是一個好人。」

「好人不會像那個樣子，怪聲怪氣地笑。」

「你曉不曉得，他還會哭呢？」

「那樣大的人也會哭嗎？」

「他每回喝了酒就要哭。有一天他從城裏回來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講話都有酒氣味。媽媽叫他到書房去睡覺。我偷偷地瞧着他，他在床上滾來滾去地哭。我問他，他說他不想活了。我嚇壞了，跑回去給媽媽說。媽媽說，不要緊，他老是那樣，一會就會好的。我總有點不放心。隔一些時候，我又跑到書房去看，他已經舒舒服服地睡着了。第二天起來，一點事也沒有，還是怪聲怪氣地笑。」

「這個人真怪！」

「媽媽說他從前還作過革命黨呢！」

「我知道，革命黨會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。」

「那不是革命黨，是白蓮教。我已經給你講了好多遍，你還分不清楚，你真笨！」

「我不笨，媽媽說我聰明。」

「呸！」

「你二舅舅真的作過革命黨嗎？」

「當然作過。媽媽說，二舅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就加入了革命黨。他從日本帶回來許多炸彈，領了一羣人跑進皇宮，把文武官員通通炸死，滿清皇帝就駭跑了。」

「二舅舅當皇帝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打完了天下，他就辭職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要到西湖去當和尚。」

「他真的去了嗎？」

「去了幾年又回來。」

「爲什麼又回來呢？」

「他說當和尚不好。他還會作詩呢。有一天爸爸告訴我一首二舅舅作的詩，我還記得。」

「你背給我聽聽。」

「我們再吃一塊餅乾。」

「我怕媽媽說，餅乾吃多了吃不得飯。」

「不給，就算了！」

立羣起身要走，慧英連忙拉着他。兩人蹲在沙發後面，拿出兩塊餅乾來，重新坐在沙發上吃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慧英的母親進來，立羣連忙拿出口裏的餅乾，起來叫「王伯母」。王太太平常就喜歡立羣懂事，有禮貌，像大人。今天又看見他可愛的樣子，滿心喜歡，要留立羣在她家裏吃飯，立羣說怕家裏的人望，王太太說叫郭媽過去通知一聲。

接着王太太又問了立羣一些話，立羣回答如流。王太太吩咐慧英，好好陪着立羣玩，她親自到廚房去加菜。

王太太今年還不到三十歲，丈夫已經死了七年。王先生是一位鐵路工程師，精明強幹，極得上方的信任，作了幾年事，掙了好些錢。他同立羣的父親，在鎮江南門外，買了一塊地皮，蓋兩所房子。房子蓋好，他同他新婚夫人搬進去住。不到六個月，滬寧鐵路上，忽然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情，有一天王先生正在無錫附近，督率工人，修補一段鐵軌，忽然聽見遠遠火車的聲音。大家都不在意，因為火車照例停在車站，等路軌修好了再向前進，那知道今天的火車一直開來，路基還沒有修理堅固，車

頭翻了，車上傷了一百多人，修軌的工人，壓死了十二個，王先生一隻大腿，也和身體分了家。

王太太得信，當晚從鎮江趕來。王先生已經擡進醫院，熱度太高，醫生都說危險。王太太通夜守着他，他有時昏迷，有時清醒，清醒的時候，也不能多講話。第二天一整天，第二晚上一整晚，情形沒有變化。第三天早上十點鐘，就過去了。

火車肇事的原因，事後調查，係由於一部分軍隊，奉了巡閱使的命令，馬上開赴南京。他們在上海把乘客趕下去，占據車子，強迫開行，沿途不許停頓，所以無錫修理鐵軌的消息，他們也沒有機會聽見，一到那兒就出軌。一營軍士，除掉傷亡以外，只剩下七十幾個人。

王太太把丈夫的屍首搬回家，喪事辦完，慧英就出世了。這一位從來沒有瞻仰過父親的孤兒，常常中夜聽見母親飲泣的聲音。整個世界人生的憂愁，似乎已經與生俱來，沉重地壓在她小小的肩膀上。

剛結婚的時候，王太太是一位有名的美人，丈夫死後七年，她的樣子完全改變。從前紅潤的兩頰，憔悴蒼白，額角上開始起皺紋，頭髮也有好些白的了。只有娉婷的姿態，修長的身段，澄清的眸子，還隱約的表現當年的風度。

她現在惟一的安慰，就是慧英。她自己常常這樣說，假如沒有慧英，她早就不想活了。立羣的父親，看在把兄弟的情分上，遇事幫忙，減少了王太太許多生活上的麻煩痛苦。王薛兩家，簡直是一家

人。
王太太出去以後，慧英又拉着立羣，要他背長鬍子舅舅的詩。

「這一首詩，是二舅舅在西湖當和尚的時候作的。讓我背給你聽：

十年革命黨，

兩月祕書官。

西湖山色好，

莫讓老僧看。」

「你再唸一遍呢，我還沒有聽清楚。」

立羣又唸一遍。

「怎麼又是祕書官呢？」

「爸爸說，革命革完了，二舅舅作了祕書官，他剛作兩個月，就辭職當和尚去了。」

「祕書官大不大？」

「大得很！」

「二舅舅爲什麼要辭職呢？」

「我不曉得。大概是作官不好玩。」

一會吃飯了，兩人隨着王太太走進飯廳。照例王太太坐下面，兩人一左一右，上面空着。這是王太太紀念她丈夫，從前王先生在的時候，總是坐上面。他死後，除非有客人來，王太太總是把那一個位子空着。

今天晚上王太太特別高興，臉上露出笑容。

她問立羣什麼時候上學。立羣說，學校放寒假兩星期，要過了大年初五纔開學。王太太問他學堂好不好，他說學堂好，讀書、打球、練洋操、唱歌，還有許多遊戲。

「媽媽，我也要上學堂。」慧英聽熟了。

「你還小呢。」王太太道。

「我今年不是六歲了嗎？過了年我就和立羣一樣大。」

「那麼你明年暑假後再去好了。你年紀小，進學堂，別人要欺負你。」

「不要緊，立羣會幫我的忙。」

「立羣，」王太太笑問立羣道：「你肯幫慧英的忙嗎？」

「只要她乖，」立羣志氣昂昂地答道：「什麼忙我都幫。」

「什麼忙你都幫嗎？假如別人打慧英呢？」

「那麼我就打他。」

「萬一你打不過他呢？」

「我就去告先生。」

「先生不聽你的話呢？」

「我再同他打。我去拿一根大棍子來打！一棍子就把他打一個筋斗，他爬起來跑都跑不贏！」

慧英和王太太都笑了。

慧英高興，因為立羣肯幫她的忙。她把一對清瑩皎潔的大眼睛，看着立羣，再望着她的媽媽，臉

上表示得意。

晚飯後立羣回家，王太太帶着慧英上樓去睡覺。

慧英上牀，一會就睡着了。到半夜她作了一個夢。

她夢見同立羣到樹林中間去捉蟋蟀，忽然一陣暴風雨，天上的雷接連地響，電光在雲裏，像幾條金蛇。她大聲叫立羣，立羣不在旁邊。忽然天色變得漆黑，她心驚膽戰，一連絆了好幾交，她哭了。

慧英還在啼哭，她媽媽把她搖醒，問她什麼事。慧英睜開眼睛一看，在微弱的清油燈光下面，她看見母親慈藹的面容。她闖進母親的懷裏，兩手摟住她的腰，頭俯在她的胸前，更哭得厲害。王太太知道她作了惡夢，把手輕輕拍她。

「媽媽，立羣不幫我的忙！」

「他會幫的。」

「不，他跑得遠遠的，我叫他，他聽不見！」

「我的乖，這不是真的，你在作夢。」

「媽媽，我害怕！」

「不要怕！」

「媽，現在天明了沒有？」

「還早呢。」

「只要天明就好了。」

「你乖乖地睡，不要急，天一定會明的。」

新年的早上，立羣一早起來，給爸爸、媽媽和長鬍子舅舅拜年。元旦日吃素，是他們家裏歷來的習慣。今天早餐，桌上九個碟子六個碗，全是素菜，麵裏也放麻油，不放豬油。

立羣的父親，除夕的下午趕回家。去年上海生意真不壞，單是紗廠，他就淨賺了七萬多塊錢。三十九歲的人，憑着先人的基業，在商場上混了十多年，弄到一百多萬的家產，總算得一帆風順了。這一次回家，看見立羣又長高了一些，他心滿意足。照例立羣應當八點鐘睡覺，因為父親問長問短，母親特別允許他晚睡一個鐘頭。

立羣的父親在箱子裏，檢出替他買回來的大衣、帽子、軍服，還有一根光亮的皮帶，一枝鑲鐵小手槍。立羣看見，歡喜得跳起來。他穿起軍服，捆好皮帶，掛上手槍，披好大衣，戴上帽子，挺起胸在屋中

走來走去，口裏不斷地喊：「立正，向右轉，開步走！」他父母瞧着，只是好笑。楊大媽進房裏來拿東西，看見就是一陣傻笑，出房門，兩隻手還按着大腿。

依立羣的意見，立刻就要到王伯母家裏去。他母親說，王伯母他們睡得早，不應當去驚動，明天一早拜年去好了。

一會立羣睡了，兩夫婦談了一些家務事情。立羣的父親特別問到王太太母女，知道一切如常，他纔放心。提到王先生從前的慘死，他還不勝感嘆。

今天吃完早飯，立羣也不說話，一直跑到王家。走到樓下，大聲叫：「王伯母！」

王太太同慧英走出房門，扶着欄干向下望，看見立羣穿一身新軍服，雄赳赳的樣子，都驚異微笑。

等她們下來，立羣舉手行了一個軍禮，但是進客廳以後，還是對王太太作揖磕頭拜年。慧英和他相對作了一個揖。

王太太送立羣一個金製的徽章，上面鑄得有「長命宮貴」四個字。她親手替立羣掛在胸前。慧英今天穿一件淺紅色的新衣裳，腳下的皮鞋，不大不小。額前紛披着短髮，小臉上她母親還